萬曆疏鈔

萬曆疏鈔卷三十六

謚䘏類

謚卹類

追奪權奸濫謚以彰國法疏

方[illegible]端南京戶部主事
萬曆十二年八月

臣於本年三月内得睹邸報大理寺一本追論黨惡權奸等事奉　聖旨張居正恃寵自恣致羣小挾勢作惡瀆亂朝政本當重處念先年贊理微勞姑從輕上柱國太師兼太子太師追奪了　臣伏讀再四仰見我　皇上乾斷赫然眞可軼堯舜儷　祖宗而湯武

不足觴矣臣越在南曹方辨論之不暇夫復何言第據臣私見竊有一疑當居正之已故也不尚論以文忠已乎抑何獨三越月而尚不奔奪之也臣度聖意豈不以削奪已嚴姑留此名以償其微勞已乎抑將以謚在身後且爲虛名其有無不足爲重輕而可不必於奪已乎臣愚以爲太師上柱國之名即不追奪而文忠之謚固不可不革也太師上柱國之名旣已追奪而文忠之謚更不宜獨留也何者周公制謚備美惡於片言示勸懲於千萬世至重典也故曰惟

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又曰一字之褒榮於華衮一字
之貶嚴於斧鉞誠慎之矣至我朝大臣得謚以文忠
爲美文則由翰林入者例得稱居正實之不稱 臣姑
無責若忠則臣節所係史書之天下稱之後世傳而
效之蓋不比師柱爲勳爵虛名徒以辨尊貴已也故
謚法謚文者六忠則惟以危身奉上者當之易曰王
臣蹇蹇匪躬之節書曰國爾忘家君爾忘身公爾忘
私蓋必如是而後可以謚此若居正將無愧乎 臣無
庸如言官毛舉其罪惟據其舉措興革之大致無不

起於一念身家之私而禍延天下者爲我　皇上陳之則不可以忠謚可知已尚書侍郎喉舌司也其額設皆係　祖制二百年來誰得減之自居正當事欲假節省以譽服百官遂將南北卿二裁革大半員外主事裁及四十餘員甚至南京禮部無一主事此其任意紛更壞　祖宗設官分職之法此何忠耶左右輔弼股肱臣也舊制政事皆得與聞自居正當事欲專擅行私一切票旨等項盡獨討於私家有事已行而二三輔臣不知爲何事者此其專權自恣無復有

本虛邀恭和衷之禮此何忠耶原任大學士高拱是亦先帝顧命大臣也居正則攘顧命而獨專之已復誣以不軌而必欲中奇禍於人此則用心陰險傾陷大臣視古人所以同心爲國者何如是得爲忠乎邊總等官皆係封疆重臣頻年以來　陛下竭府庫以輸之邊方邊臣則竭金帛女子以輸之居正至獻馘則半是邊氓而徼陞賞則首分於債帥自是而太師上柱國自是而進伯爵迫迫乎使朝廷無可加之恩此其賄賂公行招權罔上人臣所以奉公守法者何

如是得爲忠乎交結近侍官員律合問斬居正非不知也乃與巳逐太監馮保定交生死居正視保爲之根保視居正爲之翼其所可恨者在先帝正以 陛下冲年托之保護在二臣朗欺 陛下於冲年乘以專恣近者逆保既巳籍沒辜雖不盡而根則巳拔乃居正但革去師柸巳乎此其交結近侍罪且當誅尚得稱爲忠乎在江北以巡按御史而使兼提學則力不能徧在淮南以備運參政而使兼理刑則勢不能攝在儀眞則革去工部主事而征稅漫無所統至今

欽人廢事爲累不小此其變亂成法罪合首論是尚得稱爲忠乎風聞荆州儒生有謗言及身遂設爲限進之法以防其入寬爲退限以啟其出尤恐提學官不肯奉行而復嚴設爲考察以督其必行此則禁錮儒生妨賢病國以致士類鼓噪天下士怨其不忠矣田土編荆州欲定其籍以隱匿也遂設爲清丈之法以致奸猾官吏紊亂弓册以無爲有以少爲多甚至山場湖蕩寺觀房基無尺寸地無不起科以希多丈之名而不知貽民害於無極此其騷擾百姓鑿削元

氣天下民怨其不忠矣軍糧原有定額自居正專務節省之虛名盡從裁減一激而爲浙中之亂兵變於先民變於後損威殘衆幾不救藥此其激變兵民剝落神氣天下兵民恨其不忠矣　祖宗稅民有定限無定罰凡以寛民也自居正當事嚴申未完之罰完及八分者猶不免住俸而七分以下者徑自降謫以致深刻者獲超遷撫字者多後患此其誨人貪酷屢召天地之變天下牧民者怨其不忠矣驛遞之禁不分僞濫而一槩禁革是謂因噎而廢食結怨旅人而

民亦受困矣關津之征不循舊額而逓年加增是謂竭澤而取魚結怨商人而官亦受病矣擯斥正直其甚者則劉臺以戍而竟死鄒元標等幾死而復戍每遇陞除輙右同而左異此果有容賢利國之心乎引用奸邪則進貪縱狡猾之輩布列顯要而借其力以肆擊於當路役縱僕廝家奴如游守禮徐爵等諸無賴小人以稔惡於京城鷹犬四布令人側目而吞舌此果以人事君之道乎當其不奔父喪建言諸臣既以謫戍矣仍復箝制言官以遂其專横之心而畧無

忌憚此何勢也迨其病不能起不知天地俱罰其不忠猶且程傳　聖旨致使多官祝福於嶽神此又何禮也極而至於就木之日猶求所以護已過而求庇厥後焉嗚呼亦長慮矣昔衛臣史魚以生不能進賢退不肖猶以尸諫而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漢諸葛亮臨終猶舉蔣琬以自代竊恐居正不甚類此也然則文忠之謚奚取乎且我朝二百年以來得此謚者纔四人尚書王英則以曾扈從稱曹鼐則以曾沒事稱大學士楊廷和則以定大策稱張孚敬則以建大議

稱倉有所取在諸臣猶或有不能當者居正果有一於此乎臣祗見其變亂祖制則非忠於 祖宗動搖國是則非忠於社稷負先帝托則非忠於先帝負聖母眷則非忠於聖母罔上行私擅作威福擾亂天下臣恐忠於 陛下者不如是也今一聽天下在臣庶則切齒以恨其不忠在科道等官則交口以劾其不忠怙寵行私不思盡忠報國在 陛下嚴旨業亦痛恨其不忠矣漢臣有曰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夫 陛下既以爲私復以爲忠乎既以爲不忠復可謚以爲

忠乎文忠之謚恐不可以信天下也唐士有父名晉
肅子則棄進士而不舉者蓋音同也居正父名文明
子謚文忠即居正地下無不安而張氏子孫亦宜避
之文忠之謚恐不可以勸臣子也且此不去則謚之
不足勸天下後世必曰 陛下之輕謚法也如此
陛下之謚奸以為忠也又如此夫以忠謚忠人無不
勸不忠謚忠人胡以懲文忠之謚殆不可以示天下
後世也照得已故大學士張居正險狡為心忌刻成
性志敢為而實私才能為而實謬十年竊尊握之威

其漸已不可長四海被操切之禍其亂幾不可爲懇乞我 皇上大奮乾剛即賜俞旨將文忠濫謚一併追奪於居正所設一切苛刻之法有經今釐革未盡者盡行釐革復舊令天下後世曉然知爲人臣子者不忠之戒不惟謚法明而國法以彰其有裨益於今日蒸隆之盛治者蓋不渺小矣 臣位非言責罪在越職然律有之諸人許其直言無隱 臣忠憤所激自不能已敢援諸人之例出位奏言倘於國是有裨萬一勿論治 臣以越職言事之罪即鼎鑊甘心焉奉

聖旨張居正濫謚着追奪了該衙門知道

追奪夤緣王謚以杜非分疏

余懋學南京戶科給事中

萬曆十一年八月

臣惟爵以馭貴謚以易名斯榮辱之大柄而勸懲之大機也故　聖王嚴之如其道雖貴顯不爲私非其道雖權勢不容扼要下　祖制順人心安而已矣若故成國公朱希忠先年定襄之王恭靖之謚其得爲順　祖制人心也乎其果出於　聖衷之獨斷而無夤緣於其間者乎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使　祖制而可無法也臣恐不宜以既往之咎爲　陛下瀆

也祖制而不容不法也臣安得不以不違之復爲
陛下願也臣查得萬曆元年十月朱希忠病故其弟
都督朱希孝上章援昭寧王張懋事例乞 恩追贈
王爵署印侍郎劉光濟郎中陳有年執奏以爲不可
故大學士張居正素交希忠心是吏部之奏而重違
希孝之私曲從其請票擬王贈于時南北科臣劉不
息王顒等爭之陳吾德復力爭之道臣楊家相蔣科
等亦共爭之俱從寢閣未幾陳有年以疾罷陳吾德
以罪謫皆居正憤其異己而斥之也夫公家襲爵予

孫非建立奇功生死只依本爵之 聖祖 欽定之載在
職掌法也英國公張懋貪緣倖得贈王爵此 武
宗中年近例出自內降非法也法與非法居正豈不
知之而故以非法則亦以萬金之入四姬之獻故爾
臣時行取在京每見舉朝臣工語及此事無不私相
駭嘆以爲希孝通神之賄居正震 主之權而朱希
忠者先無汗馬之勞歿有衮冕之耀壞法亂紀自今
日始也有如 聖天子一旦親提萬機或定羣辟若
希忠者三襲之罰其能免乎 臣有以知希忠之不能

務王也夫希忠之不宜王諸臣論之詳矣然諸臣止
言希忠無功之可紀而不知其有罪之當誅正言希
忠醇謹之可加而不知其黨庇之當戮臣敢爲　皇
上陳之在昔　世宗肅皇帝英明天縱威福由已其
時作奸之臣有三旋皆伏法無赦曰仇鸞也嚴嵩也
陸炳也仇鸞總握戎政逆節已萌希忠時掌右府知
其跋扈之奸而不能發此其黨鸞之罪一也嚴嵩久
竊大柄殘害忠良其子世蕃招權納賄大干　國憲
希忠與之相結至以女妻世蕃之子交通出入允世

藩之奸政希忠皆所與聞世蕃之沒貲希忠又所庇匿此其黨嵩之罪二也陸炳久署錦衣衛恣行凶虐希忠與之結納又從而羽翼之炳死其妻子貲產又皆希忠代為管理朋庇有迹此其黨炳之罪三也在律交結朋黨者刑並無赦方三奸伏法之時其相黨或竄或逐曾不少貸希忠獨以巧于彌縫獲保無恙偷生之為幸乃尤得以朽骨冒非分之尊徼甚美之謚此其于賞罰之章不既舛乎抑亦何以服諸人之心也臣復視嘗時言希忠之勞者有曰扈蹕督營効

有勤勞夫所謂扈蹕者蓋指嘉靖十八年從承天而言也臣閱其時駕至河南方行宮失火震驚　聖躬陸炳時亦行擁衛以免希忠爲扈從大臣守衛不嚴咎將誰任至於總督團營及五軍營則戶部郎中汪宗凱曾劾之兵部尚書王邦瑞亦曾劾希忠慢無爲戎政大壞而乃掩罪爲功肆行請乞吾誰欺欺天乎此乃希忠捏詞以欺居正居正又捏票以欺　皇上扶同奏啓蒙蔽　主聽甚矣居正之無君而希忠之亂法也夫由前言之希忠之無功既如彼由後言之

希忠之有罪又如此其隙肇于張懋而其防潰於希忠希忠而不奪則無以杜非分之　請張懋而不奪又無以服希忠之心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天下臣民仰　聖天子總攬威福之權蓋十年餘矣然而未聞有以此事為　陛下言者則以為成事之不說而姑置之無補爾　臣聞昔者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夫亂臣賊子死亦何知而春秋之誅死者於既往所以懼生者于將來也　臣懇為　祖宗成憲慮為　國家名器惜乞勅下特召內閣九卿大臣查

將先年諸臣今日所奏質諸　祖制參以輿論如朱希忠生前炎果功在　社稷褒贈宜厚臣茸伏妄言之罰如其罪浮於功不應令甲徒以夤緣權奸功冒非分則乞　明詔中外追奪爵謚將張懋先年所贈一體追奪以示顯罰使後來者知公議有所不容則雖微徼窃于百載之前而尤不免于百載之後罰使幸而獲免公議森然載之簡冊嚴于斧鉞矣　讀者有所懼而不敢肆作威福者有所制而不敢專公道大明人心共快天下後世翕然仰大聖人所作為出

於彝常萬萬矣昔嘉靖中有命旨罷元君之享黜吳澄之祀此皆先代君臣廟祀百餘年矣一時言者陳其不可　皇祖即以大義毅然奪之故天下稱　皇祖獨斷之明而加諸人告臣之功況與張懋炎忝忠當代臣子久干公議我　皇上一旦亦以大義削而奪之豈不與　皇祖宣有光哉臣　草莽迂愚不識大計切謂此事乃今日刑政之大者臣　以昧死爲　陛下言之伏惟　聖明採納焉

大臣晩節不終易名輿論未協乞追成命特録

遺賢以光䘏典疏

于孔兼禮部主事
萬曆十九年十二月

臣惟國家設謚典以待臣子也褒貶勸懲之道寓焉

以臣子數十年之生平而括於一二字之間其擬議

嘗嚴以一時欽定之嘉名而垂之青史千百世之遠

其錫予嘗愼此譬之繪工寫像姸媸必肖其人太史

立傳善惡必考其素將以信今而傳後也我朝文臣

得謚不可枚舉矣自臣睹記彰彰在人耳目者如嘉

靖間副都御史孫燧之以忠烈謚副使許逵之以忠節謚隆慶間兵部員外楊繼盛之以忠愍謚近年南京右都御史海瑞之以忠介謚蓋海洵名稱其情乎乃若左都御史吳時來得以忠恪謚也則大可駭者且係臣部職掌何可無言夫時來為給事中也當嘉靖末年嚴嵩横甚時來具疏斥之曾經杖戍士論韙焉此其一節可取者然議者謂其借建言之名避琉球之差人言尚籍籍也無何晚節頓見依阿參之公評尤多疵類有謂其囑託縣官雖利止三四金而不

辭者有謂其每値大選則移書吏部爲人求討善地一歲所得不啻千金者垂涎太宰而科場一事竭力周旋王麟趾之疏訣其心矣擠排同章而授意御史曲媚權門史孟麟之疏指其事矣受許 譏二厚餽而營陞兵部則萬國欽之言也結詹仰庇爲同志而虎翼要津則縉紳共知也夫大臣必潔已奉公始終一節乃可爲忠乃可爲恪而稽之謚法盛衰純固之謂忠廉方公正臨患不忘國之謂忠敬共官次之謂恪溫恭朝夕之謂恪時來有一於是乎以忠恪謚時

來是嫫姆也而肖之以西施檮杌也而傳之爲元凱蓋生前有所因緣故死後有此報答雖謚典業有成命而人心之公非公惡自在也臣因考之先朝御史楊爵其精忠激烈至死不靡視時來何如遠者刑部侍郎陳瓚之清標勁節尚寶司少卿[illegible]之苦志篤行視時來又何如而身歿未蒙一字之[illegible]衿[illegible]懷闕典之恨致使珠璧沉光於瓦礫蘭芷韜芬於艾蕭蓋由遠者無與昭宣近者無所攀附故謚典雖未霑恩而人心之公是公好自在也嗟哉古人以惡謚代

斧鉞欲創小人於將來令人以美謚代玄黃反媚小
人於既往遂令識者謂謚典爲盜名之招禍官爲諛
人之府豈不憾哉　皇上誠有意於厲世風乎刑與
罰不發若時來者不可不議奪也誅旣　之行速以正
未死之奸黨懼矣實行未褒若楊爵等　可不議補
也褒在日之忠賢而今日之忠賢勸矣堂堂天朝而
正人有志闡之幽光非旌直之令轍小人冒君子之
美謚非蓋棺之定論如蒙勅下禮部廣詢公論并考
諸臣履歷時來忠恪之謚應否追奪楊爵等三人之

諡應否追補即爲議覆施行所關於士風國典非淺尠也茲事也臣有慨於心欲言久矣昨見南京刑部尚書孫植諡爲簡肅人心快之感今追昔故爲僭一

如此

附

禮部覆疏

國家馭臣之典莫重於易名必其人行　名節始終無玷公論翕然共稱者方可緣實定名斟酌諡法而予之蓋施華袞於一字昭激勸於千載所繫非細故也今據員外郎於　某　奏稱已故都御史吳時來忠恪

之謚當爲追奪 臣等謹按時來初爲給舍抗論權奸致蒙嚴譴風節頗稱表著逮其晚膺徽命躋要津乃舉動大乖操持頓改節據諸臣論劾有謂其阿媚求進陰害良善者有謂其請託公行賡 賄賂者叢流累將素望已盡損矣乃穢聲未息方之前美謚濫得於身後故眾議嘖嘖僉爲不平今指摘雖出於一人而諮詢實協於公論相應追奪其謚以爲大臣晚節不終者之戒至所稱御史楊爵等除侍郎陳瓚少卿孟秋制行雖高爲時未久姑俟論定另行酌議外

惟楊爵精忠勁節百折不回義氣英風九原可作乃
昭昭在人耳目者相應補賜以諡用彰國家褒崇忠
直之意也臣又有言焉夫諡典賜出　皇上擬自內
閣原非臣等禮官所得預者顧與其輕而予之毋寧
重而議之蓋以人品必詳覈而後眞義必博訪而
始定耳不然如時來作賢作佞之譏難免惟在朝
廷一予一奪之命不幾於褻乎合無今後應得卹典
大臣奉命與諡者　皇上仍令臣等行各撫按官或
采之鄉評或考其宦蹟回覆到部容臣等再加訪覈議

果係眞確無所徇狥者方覆請旨裁乞將欽定謚名
書於旨意明告在廷以示光燿庶名實符而得者不
致於僥倖典制嚴而觀者益切於感奮此亦維風勵
世之一助也奉
聖旨是時恐既有疵議着將謚號追奪了欽准補謚
以後大臣奏命與謚的你部裏還備查素履博采公
評詳議可否請旨裁定毋得狥私濫給致亂名實有
累盛典

題為循職掌采公評摘舉欽謚名臣疏

羅棟 禮科左給事 萬曆二十六 九月

臣等伏惟公論著而後國典重羣議定而臣鑒明我國家磨勵臣工意至深矣生也高下如有爵以馭者死也軒輊其人品有謚以易名有時窮而謚無時窮故謚爲至貴爵猶可濫而謚不可濫故謚為至公謚者行之迹也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非獨以尊往者亦將以勸徠茲據大明會典內一款大臣應得謚而遺漏者不論遠近許科道官從公舉奏

近該京畿道御史喬璧星條議謚法大約感時觸事見功名之共重故不厭精詳追慕前修見蓋棺之論定無嫌僭取　皇上勑下部議寮寀參訂於下而是非小謬必聖明獨斷於上而予奪無私在斯一舉矣准議謚屬禮科職掌安敢無言臺臣議甚其近者臣等請又其遠者謹以故老之所傳說史乘之下所載有勛績最茂品格最高昭昭在人口吻間　一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伍文定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毛伯溫是也文定少善談兵長多奇僻當宸濠發難之日

倡義先登遂傾其巢穴挺身奮擊立盡其鯨鯢賊不
逾時而兇惡就擒社稷幾危而復安文定之功伐萬
世猶憑之矣伯溫贊者西臺名曲西充作讚
之秋餘勇可賈深入其險阻先聲所奪之多六夜心
兵不血刃而酋長銜降荒服也攜而後伯溫之威
名四東亦畏之矣其當年文定與王宗任實共死
生伯溫也韓雍可稱伯傳令宗侯得謚矣成韓雍得
謚矣毅二臣寂寂獨至今未補竊以爲折衝禦侮甲
胄有勞之謚法當亟議矣學問甚正出處甚明彰彰

在人耳目間者二吏部左侍郎張元禎南京刑部右侍郎吳悌是也元禎洞識本原接濂洛關閩之正脉動成文章陳禹湯文武之訏謨雅受知於孝廟獨不合於宰臣入仕垂五十年在朝僅九閱歲士大夫想望其風采比於祥麟瑞鳳非虛譽也吳悌接統象山遡淵源於立大玩易疎水妙進退於觀時一作吏而抗節西臺避權貴而屏居里第入仕三十年閒居二十餘載士君子評論其氣象擬於嶽峙淵澄非過情也考其當年元禎與羅倫共相規切吳悌與羅洪

先妙解辭修令羅倫得諡文莊洪先得諡文恭二臣亦寂寂至今未補竊以為勤學好問遠邇不諱之諡法當亟議矣其他若都御史曾穆希心玄膺羔羊之節久而不渝兵部尚書郭宗皋敦尚風節壹任之性老而愈烈僉都御史楊繼宗天植忠孝允懼守四知之家法大理寺卿夏時正學成恬澹乃超慕孤山之高蹤刑部尚書李遷歷官垂四十年而家無長物禮部侍郎用一傳居詞林二十載而人無間言大理寺卿陳恪之清修絕俗尚寶司卿孟秋之高潔邁羣中

允郭希顏以忠諫殺身庶吉士鄒智以直言貶職御史劉臺之先詩風紀中允張元忭之不愧科名以上諸臣合以例而應得謚者或循例議補格於例而不得謚者或破格亦以示未可斬也夫明興二百四十年以來海宇為一天下如此其廣也臣等所舉其秀俊乂在列人才如此其多也而臣等所舉甚寡豈其責備太過而故以褊淺狹隘之心斷名賢哲哉之榮哉亦為知識有限不敢以揣摩疑似之見輕國家命名之典也大抵知人實難而定謚尤難之難舉

生平之行業總括於一二字之間以一 諡之議論流被於千百世之遠可不慎與不然則僟而議與又僟而議奪若吳時來之已事雖快人心亦傷國體不若慎重自今日之爲得也 皇上量同天地明並日月伏乞勑下禮部以臣等聞見所已眞者與採取所未備者仍照臺臣之議開具書冊分送九卿科道等官博加咨訪必羣議僉協如權衡尺度之分明衆口俱調如鹹淡甘苦之齊一然後議覆上請施行則功德既已湮沒者倏然耀迹於千古聲名既已澌滅者燁

然生色於九原豈獨爲昔之諸臣榮乃實爲今日之
諸臣勸也於世道未必無關繫矣

懇嚴謚典以重公評疏

郭正域 禮部侍郎 萬曆三十一年九月

先該御史喬璧星題稱謚以易名最號鉅典宜將數十年以來獲謚諸臣造冊送九卿科道逐一評品某應謚某應奪某應改某應補臚列類奏恭候奪又禮科左給事中羅棟題擬舉缺謚名臣彰幽隱以昭激勸事內有合於例而應得謚者或循例議補格於例而不得謚者或破格議與仍照臺臣之議博咨羣議上請奉旨着禮部從公看議訪實具奏以憑裁奪

該本部帶管部事左侍郎余繼登覆稱應類應看竟當何從更奪　聖旨依擬行令九卿等官虛心詳議備謚改正毋過苛求以傷朝廷錫予之典欽遵臣惟議謚最難而議謚於數十年之前尤難蓋棺甫定則輿論方新而是非有據墓木已拱則口碑漸遠而黑白常淆故當日與謚易今日補謚難得謚榮也而補謚尤榮中之榮其法不得不主於嚴當日不與謚易今日奪謚難不得謚辱也而奪謚尤辱中之辱其法不得不主於恕今臺臣疏應議者七十餘人科臣疏

應補者十五人臣等參詳各衙門之評品而符以故老之傳聞証以累朝之實錄就不肖之中而次其甚必大犯清議有罪可指無功可贖而後議奪就賢者之中而拔其尤必卓有完名其心表表其行錚錚而後議諡凡應奪者四人爲許論黃光昇呂本范謙諡美應改者一人爲馮瑱應補者未經題諡則五人爲伍文定吳悌曾穆楊繼宗鄒智已題未給則二人爲楊源陳有年此外若徐階媚事嚴嵩人議其諂田連阡陌人議其富而乘時樹立能收鼎革之人心胡宗

憲結嚴世蕃而廣貨賄人議其邪阿趙文華而傾督撫人議其險而計獲渠魁則除東南之禍本張瀚侻無時宰人議其庸而末路庶乎知止余有丁繩檢或踰人議其蕩而此外亦無他腸陸光祖機權時出人議其奸而宦蹟自多磊落以上諸臣列之當奪當改之科似太苛刻臣等未敢輕議也若毛伯溫論賑安南兵不血刃而或謂其功非已出張元禎潛心理學抗疏經幃而或謂其早不見幾郭希顏攖[illegible]逆鱗橫被大戮而或謂其考察罷官建言可已劉臺抗節激

言殺身遐壤而或謂其邊功被詰先發制人以上諸臣列之當補當謚之科似少精覈臣等未敢輕許也又如孟秋之孤介張元忭之恬退李遷陳恪之清修事蹟未能臚列而衆議間有異同所當留之以俟異日論定者也至於臺臣科臣二疏所未及本部原冊姓名所未載尚多僑人應謚而未得亦有匪人不應謚而倖得者在原議之外又當從容採擇公論上聞以補遺漏者也夫自刑賞之窮而有謚故謚重自謚之窮而有奪謚補謚故今日之議尤重臣等上矢天

日下矢方寸以看議之職掌從類奏之公評期於奪者改者祿者各無憾於九原之下而已若夫予奪相形以愆尤累業已甘心任之不敢避也謹開款列名據善惡實事直陳以請伏惟　聖裁　計開

應奪者四人

兵部尚書許論靈寶人原謚恭襄自負才略頗有時望然節制薊遼三年一卒未練軍餉屢增至典本兵委身嚴氏賄遺狼籍一聽世蕃指揮諾諾而已嘉靖三十六年嚴嵩欲討殺原任錦衣衛經歷

沈鍊授指宣大總督楊順巡按路楷誣鍊勾虜謀逆具獄辭上時舉朝知其誣枉無不駭嘆論依附嵩竟悉如順楷議覆之鍊即時斬決鍊子襄戍極邊三十七年虜圍大同右衛急上數問計於嵩嵩意欲棄之而難於發言則請降諭問本兵許論論遂言右衛孤懸虜地今圖爲永安必復該衛軍馬原額芸其粮餉非五十萬金不可果能歲辦五十萬金則此彈丸一城猶可保也論設爲難辭欲上自棄之上聞顧益憂念汲汲爲措餉發兵更易文

武大吏虜尋引去右衛以存如論之言寧獨右衛不守即大同亦爲虜巢矣又楊順在宣大往往殺老幼小民以報首功虜入應州邊人男婦死者三千悉諉其責於鎮巡府道而以所殺邊民修爲功論雷同附和奏之順遂濫叨世蔭後論復以尚書出制薊遼獻家藏紫青仙人白玉蟾眞蹟爲迎取寵縉紳恥之已上詳載實錄及各官書冊應奪諭

刑部尚書黃光昇晉江人原諡恭肅光昇每事阿從巡撫四川時進芝四十九本其在法司專用逢

迎王於刻削戶部主事海瑞上書直諫上謂若爲
感動太息留中數月餘會上有疾煩懣詔錦衣衛
捕送該司嚴刑追究光昇遂擬大辟上竟留中不
下聖意淵矣後瑞以清望直節歷官都御史謚忠
介光昇欲殺直臣以自固尚有人心哉已上詳載
實録及各官書冊應奪謚
大學士呂本郎李本餘姚人原謚文安阿附權相
擠擊善類時李默以趙文華排死本遂以大學士
掌吏部事嘉靖四十五年三月奉詔考察兩京九

卿長貳府寺等衙門堂官及總督巡撫巡視凡𭣣去大臣之賢者十五人如葛守禮之類本考察廷臣分為三等以吳鵬許論趙文華嚴世蕃董份等為一等留用鄢懋卿楊順等為二等亦留用葛守禮等為三等罷去原疏具存又考察科道官罷黜降調黃謙李幼孜等三十八人御史留用者仍各杖四十是時嚴嵩子世蕃專恣貪婪政以賄成趙文華一出江南之公私匱竭刑賞倒置由是士論惡此三人已甚嵩慮有他故欲鉏排異已以攝衆

志本毅然承其指授亦借以行其私凡跡違不附嚴氏及文華所不悅者一切屏去無遺公論爲之不平已上詳載實錄及各官書刑應奪諡

禮部尚書范謙豐城人原諡文恪一生冷阿淟涊之狀言之令人羞澀督學山東受賄開釋毒殺縣官生員王允成自獄中取出與子伴讀晉掌邦禮苞苴公行脂韋畢鄙畧無大臣風致如陳災異而諉之天行救直臣而獨及臺省勢家姦死匍匐往奠會賓柩已發送拜而回大宗伯體統掃地盡矣

且招延方士日講房中之術一夕暴卒爲四方傳
笑已上詳載各官書册應奪謚
應改者一人
左都御史陳瓚獻縣人原謚簡肅張居正奪情時
瓚方病委頓猶遺同列細札保留相公疏幸勿漏
我名且云此係獻縣之陳切勿誤加常熟何維栢
鄙之批其札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今不驗矣瓚
歷官頗有清望然即此一事人心已死何論其他
已上詳載各官書册簡肅之謚溢美應改

應禱者七人

兵部尚書伍文定松滋人崇尚節義善騎射知兵法議論慷慨初仕以事忤劉瑾逮詔獄瑾誅起官其守吉安也知宸濠必反預備軍需及濠反移檄遠近人心洶洶文定發卒迎王守仁至定曰此賊暴虐無道久失人心若號召各都邑義勇爲進取圖賊不難破也日夜籌畫器械糧草旬日間皆具諸路官兵響應濠旣出文定遂將前鋒攻破南昌濠師還救迎戰於王家渡文定立矢石中督戰砲

火燎其鬚不動潛爲火攻具一夕皆備黎明乘風
舉火煙焰漲天賊衆大潰遂擒濠他所暨建如擒
永豐巨冦賴招壽等四百餘人類有大過人者文
定孤忠自信遇事敢爲而不能與時俯仰故功名
甚著乃以齟齬終其身爲志士所深惜已上詳載
實錄及各官書册應補諡
南京刑部侍郎吳悌金谿人初令宣城門無私謁
按河洛伊藩以道友相埒悌正色卻之曰殿下天
子貴戚非悌所敢友悌天子憲臣非殿下所得友

伊藩知不可犯微戢其橫一日同諸御史見大學士夏言言服宮錦諸御史艷之㑺默然言問吳子心何在㑺曰候公衣事畢當以正務請言與嚴嵩皆里人相繼秉政㑺拂衣避炎二十餘年冥冥遠舉日與同志講象山主靜之學澹如也隆慶初起爲太常三遷至少司寇所居僅蔽風雨居恒沉默坦夷至語忠孝大節則凛不可奪論者稱爲實踐之儒非溢美也已上詳載各官書冊應補謚

僉都御史魯穆天台人自少攻苦茹淡嘗大書座

右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比入官請託不行問遺並絕爲監察御史列上漢庶人不法狀僉事福建理究濫懲貪墨摧豪強直介孤立行一意不可干以私少師楊榮在朝家人有犯者穆按治之如法榮特薦爲僉都御史穆卒榮爲誌其墓人以爲盛德之感穆外嚴內恕決疑應變才氣雄敏如發謀殺李某冤於十年之後復許妾子罪繼子皆一訊而服歷內外臺凡三十餘年而執法不回凜然一日其殁也至不能櫬公卿賻僅足棺衾已上詳載

十領解巴蜀其志已自遠大入讀中秘星變應詔陳言劾萬安劉吉尹直薦王恕王竑彭韶力詆宦官不報會御史楊鼐直言獲罪嫉智者因竄名其中下詔獄身親三木僅餘殘喘所對獄詞俱侃侃正論神色自若當事恨之坐妖言律死刑部侍郎彭韶辭不判獲貶石城吏目辭朝詩有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之句毅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親戚餽遺堅却不受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廢政悉舉卒年二十六說者謂人臣以王道

爲心生靈爲念自宋儒沒後如鄒汝愚者殆不多見已上詳載吾學編及各官書册應破格補謚

五官監候楊源豐城人楊源直臣御史楊瑄子也任五官監候精於占候每見象緯異常則憂形於色必據實具奏無所諱正德元年七月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搖天璇天機天權星不明乞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辟除內侍寵倖親元老大臣日侍講席疏下禮部源復上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驪霧災作爲衆邪之

氣陰冐於陽臣欺於君小人擅權爲下判上引咎甚力劉瑾怒矯旨杖三十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帝思患預防瑾又大怒罵源爾何官亦爲忠臣乎矯旨又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於河陽驛其妻斬蘆覆尸瘞之精忠勁氣百折不回已上詳載實錄吾學編及各官書冊應破格

補謚

吏部尚書陳有年餘姚人粹白端清蓋出天性巡

撫江右正當戊子巳丑之荒力賑饑黎通省全活
何止數十萬衆晋位冢宰以用賢報國爲任門無
私謁權貴請託不行不可則止行李蕭然損止二
擡歸田後至無室可棲人稱其介與嚴清比濯濯
在風塵之外巳上詳載各官書冊應補謚

謚典愆期積踰五載敬遵明旨請乞會議舉行

以伸公論疏

楊道賓 禮部左侍郎 萬曆三十五年十二月

祠祭清吏司案呈到 臣惟人生平行誼定於謚棺國之謚卹大典掌於禮部故自國初以來大臣病故議祭議葬則并議謚載在令甲可覆按也迨後議論日滋異同互起秉國成者苦於人情之多紛掌邦禮者怵於衆口之難調至萬曆三十一年節奉 聖旨謚號重典前屢有旨會議今後該謚的都候類題行欽

此夫會議於廷臣則公是公非合衆論而始備類題於禮部則眞是眞非總兩端而取中砥末流維國是計無踰此舉自三十一年迄今五年茲又歲終矣於時不爲不久物故大臣不爲不多其間固有人品卓犖德業茂著而爲輿情所推服者亦有生平盡壞名實無當而爲公論所共棄者又有或賢或佞或可或否介在疑似而未有歸者不及此時爲一分別使骯髒之骨雖死猶香奸諛之舌雖沒不斬於以風有位而懲將來及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視易名盛典若危

機險算相顧而莫敢議在部誠可托以自詭然荃茅同腐玉石俱沉令後世視之堂堂聖朝會無一人可論則誰之過也臣愚以為及今議之則朝端之寅寮草野之父老猶有親見其人而習其行事者故聽睹眞而品藻不淆若再遲久故老不存塵跡湮滅揣摩任意毀譽失眞勢必需顯子孫而後可繼夫至顯子孫為政而賢奸倒置有不可勝言者矣是會議類題本欲以伸公典而反以待私求也豈明旨愼重意哉臣請自三十一年起至三十五年冬止凡蒙䘏大

臣容臣部疏具姓名開立訪单如行取事例先期分散大小九卿及毫省諸臣會議應否易名各開事跡下會送臣部再加從公酌擬奏聞以俟聖明定奪仍乞欽定期限或一年或三年舉行一次永為成規庶盛典不至於久廢而臣部職掌亦不至於久溺矣抑古記有之議人易為人難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惟公惟恕稱物斯平臣願與議諸臣虛心以廣見聞實心以審毀譽平心以度時地厚心以持議論毋執偏見而有成心毋過責備而有刻心毋任意氣而

有勝心毋致禍釁而有伎心協力體國共襄盛事則
公恕兩得而於知人之道庶幾其不爽乎 臣本庸愚
又抱沉痾屢疏乞骸未蒙矜允方求一去而不可得
何敢輕任斯役然思一日在位則當一日業官塲歷
從事利害禍福皆不敢顧倘忠貞亮節之臣表在懸
冊光於史乘不至與庸庸碌碌者同類而俱朽是亦
臣報國微忱而忠 陛下之職分也仰祈 聖明鑒
臣愚衷特賜俞允俾 臣部遵奉施行善類幸甚天下
幸甚

名臣諡久未當乞賜議改以勵風節疏

曾六德禮科給事中萬曆三十六年正月

臣自幼知有先臣刑部尚書彭韶其文學節槩施著當年者皆人所難及至考其諡惟曰惠安夫惠安固韶之所有而不足以盡韶也士論咸共惜之是以先臣林俊疏言韶文學經緯廉介貞風正色立朝先憂為國文有逆詎有逆忠與節與恪與清與憲則又有進其視吳訥諡文恪魏驥諡文靖葉永盛諡文莊足為詞林並美含共錄細不類其人等語即俊

可謂鄉人之善者好之而足爲今日考信之徵矣值茲會議之日臣敢直述所聞伏乞勅下禮部博稽記載詳酌公評將彭部改謚確盡生平庶慰忠魂光國典勵世風悉係於此臣不勝悚息之至

從祀名臣謚典未備乞議補以昭右文疏

方大鎮浙江巡按萬曆三十六年二月

臣接邸報見禮部一本謚典衍愆期積餘五載敬遵明旨請乞會議舉行以伸公論以彰激勸事奉聖旨謚號關係國是不厭詳慎其日久論定義當表揚及近年物故應否易名的都着分行訪單開具事實從公會議來覆毋得徇情濫舉子孫濫乞有負重典欽此臣竊窺皇上賜謚臣下必準諸國是明至慎也采諸定議明至公也際此盛舉在廷諸臣靡不獻議

備采擇其近年物故大臣應得謚者如部所陳慮無
不當功令仰副德意　臣　至愚陋闇見短淺竊以從祀
二臣為請濟部議所未及幸　皇上垂聽焉先帝尊
崇理學以尚書薛瑄從祀孔廟我　皇上復采廷臣
議以新建伯王守仁檢討陳獻章布衣胡居仁三人
并從夫理學者國之所寶也自　皇祖開基列祖紹
統道化熙洽眞儒輩出至我　皇上始以四臣應厥
祀典可不謂作養之厚選擇之精而表章之盛歟乃
四臣之中瑄以文清謚守仁以文成謚獻章居仁則

來蒙賜諡臣以爲祀與諡均盛典也其例至嚴然文
武諸臣得諡者以百計其從祀在廟者僅以十計在
理學僅以四人計故得諡而不可得祀者有矣未有
既得祀而不可得諡者也今二臣祀而未諡似於盛
典有闕焉國制惟文武大臣例得諡如瑄守仁爵至
尚書及於封拜固與例合獻章止授檢討居仁止布
衣此之於例似難逾格然諡者正爲賢者而設也二
臣之賢不減文清文成業以同升廡位並歆俎豆之
榮何獨靳於章布遂靳易名之典臣　查獻章師事吳

與弼傳綜經籍獨居小廬山默証大原致虛立本信
戒慎恐懼之非偏靜應端倪齊上下古今之穿紐廓
高明之宇而洞豁無疑遊廣大之途而超脫不碍篤
孝慈闡遂絕意於進取勉承召命即連疏以乞歸出
處之矩不踰義利之關尤峻蓋性靈之涵養既厚而
妙用之時出自員也居仁操主敬爲宗旨勵躬行爲
實地謂孝弟即堯舜則事父不難嘗冀敬兄不懈自
首謂謹獨最深切則對妻子如賓客處家庭若朝堂
原義之非立判疑似析百家之辨細入毫釐主道

鹿洞源之講席闢周易古理之精微蓋踐履克篤乎
躬行而體認日深於心得也故獻章之學以悟入大
都近於文成居仁之學以修入大都近於文清並遡
洙泗之源胥躋顏曾之室上以羽翼聖眞下以楷模
世教此宜亟爲褒謚以表斯文之英彰祀典之美者
也唐制養德丘園聲實並著則謚曰先生而宋賜徐
積謚曰節孝先生林逋謚和靖先生又宋臣魏了翁
任希夷請謚周惇頤曰元程顥曰純程頤曰正楊椋
請謚羅從彥曰文質李侗曰文靖惇頤官不過虞部

郎中顥不過御史中行從彥不過主簿頤以布衣薦爲說書僞則終於布衣者也廷臣請之當時允而行之故考之前朝賢者賜諡不問品位崇卑不問布衣徵士其名不列理學者有徐積林逋之例在其名列理學已入從祀者又有周惇頤程顥程頤之例在昭昭史冊並可援引況天朝崇儒遠邁唐宋而獻章居仁之補諡又寧可後於數臣者乎伏乞　皇上勑下禮部再加查議灼知國是定論之所在博采確議將陳獻章胡居仁補諡恭請上裁則聖神獨斷而一代

之曠典聿昭儒臣表揚而百世之觀瞻在是矣

特舉地方死忠臺臣乞賜易名以光盛典疏

黃克纘 山東巡撫 萬曆三十六年四月

臣伏覩皇上允禮部侍郎楊道賓疏將近故諸臣未及賜謚及廕者以論定應補給者俱博採公議欲與易名夫人臣效忠於當年原非買價於泉壤而聖主褒崇於一字實以示勸於千秋此一舉也激昂士氣維持世風恒必賴之可不慎哉又見科臣邵庶疏舉戶部主事贈光祿少卿周天佐應謚臣讀其疏因憶先朝與天佐同救楊爵相繼杖死獄中者有御史浦

鈜焉鈜出東蓬萊縣人嘉靖二十一年以御史出按陝西時宮平人楊爵先以御史上疏言春雪非祥瑞不宜頌權姦非忠信不可邇及崇道教興土木諸事皆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以此觸　肅皇帝怒械繫下獄蒙箠二次延兩月餘言官無敢救者會九廟災天佐應詔陳言訟爵寃乞赦之以修實政有旨着綁鎖下錦衣獄榜掠三日而死自是人益以言為諱鈜在陝西不勝忠憤復上疏訟爵寃被逮下獄搒掠六日而死其死與天佐相去七月而所言同一時也今

科臣疏及天佐而遺鉉意者豈以聶瀍或未盡知乎

然爵在獄幸而不死今已得謚天佐鉉不幸而死雖

蒙贈官錄後而謚議不及是同一忠義生忠蒙卹而

死忠見遺也又使今日天佐得謚而鉉獨遺是同一

死忠而前死爲賢後死爲非賢也必不然矣古今宇

宙所賴以維持者忠義之氣從正人君子見忠臣在

難奮不顧身犯雷霆之威而往救之卽使其言得行

情俱無禍如祁奚之救叔向趙氏之救叔孫豹義士

猶盛稱之書之史冊以爲美談況忠臣獲免而赴救

者蒙禍流血箠楚畢命杖斃此而不蒙一字之褒以慰地下之魂則謚法更爲何等人設乎或者以二臣位不過郎官於禮未得易名然觀春秋大夫如魯衛季文子甯武子公叔文子之流俱有謚天朝之士可以當列國之大夫今二臣已贈官九列是天朝之卿士也尚可與公叔文子輩比例乎夫褒崇忠節垂勸鑑後世者禮官之職也微顯闡幽助宣德意者守臣之職也臣叨撫山東風化是司謹以鉉謚爲請伏乞敕下禮部覆議將鉉與天佐一併賜之謚則忠魂既慰臣

心益勸而於盛典有光矣

諡議久定舉行宜速乞勅該臣早彙衆議以襄

鉅典疏　　胡忻禮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六年五月

竊惟人主所以風觀有位者曰爵與祿第爵祿可馭之於生前而沒世之後貴賤一上熟爲勸懲聖人又制爲諡法以馭之若曰一時之羶薌可慕也萬世之雌黃尤可畏也於是賢者益有所恃而力於善而不肖者亦有所忮而勉於善世道清明人心震耀此道

隆耳我　聖祖開天勵世首重斯典列聖紹繹舊章

遵行勿替二百餘年矣自萬曆三十一年偶有類題

之議浸淫湮廢於今六年遂令名世大賢與尋常齷
齪之流同就泥海勞臣節士能不悢傷天啓聖衷特
允禮臣之請許將三十一年以後物故者從公會議
具奏又將三十年以前應謚未給者一體表揚綸綍
煌煌羣工莫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竊曰大哉皇仁是何累年之
所停閣者今乃一旦宣昭若此也夫何奉旨之後已
幾半載聞禮臣敦促議單向多趦趄觀望未肯速集
是奚以仰答 聖意俯慰輿情乎 臣切謂是非原有
定評人心亦自不死今應謚諸臣有已列名謚冊者

亦有謚冊未及載名而孤忠大節懿範閎猷彪炳在
人耳目者臣至寡陋不能盡識姑據所知言之節義
如周天佐浦鋐楊允繩沈鍊周怡鄒智楊源劉臺品
格如魏學曾陳有年溫純曾同亨魏允貞[illegible]賓王
之誥劉一儒趙用賢朱鴻謨劉應節勳樹如在丈定
毛伯溫皆凛凛骨鯁表表羽儀公論僉推誰能洗索
其餘賢者尚多諸臣但矢心天日直舉所知便可速
竣鉅典有何傾忌有何疑畏而遲遲至今令 皇上
褒予賢臣之寵澤閼塞而莫爲之宣鬯乎事已太遲

勢不可緩懇乞天語丁嚀禮臣速彙議单畨行題覆
無使羣情久鬱盛典終虛庶往哲之幽光不以沒世
而頓晦而羣工之操行將因茲舉而益奮矣臣叨厠
禮垣事關職掌輙敢效其諤諤如此惟　聖明允察

褒忠節勵世風以補謚典之所不及疏

史學遷　雲南道御史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

臣列史臺例聞謚議據禮臣之所開列與臣冊外之所信聞俱一一開送該部俟禮臣之裁詳臣之後贊獨彼逝者傳述遠者無聞顯者曹稱賤者棄道是高官大爵再獲誇張而捐軀者制不遭隱晦祗添譽墓蛇足雖識鴻漸羽儀扇炎風而鼓熱中濫觴佳典與罔裨化育非策也竊謂任優祿垂恩榮既深尋當豎之亦其職分惟甫溥一字即能奮身殉國或就刀鋸或

斃杖下或戍後終身可一假寒没世激烈猶能動人若楚眞足酸鼻所議者輙曰位卑不稱行義無多夫身不能長存衆善何由積見若必高位而後可直須俛首以偷榮諸公奚德於顯者而慕通醜窮之苦譬之女始于歸遭變決志固不必較論其德性才幹而羣然以完節歸之矣逆璫彬寧之際王汪花逞虎豹方張非自分灑血一腔忠魂擊賊者未易吐氣世廟龍興率親之仁既篤崇本之說俯拔天意難回批鱗必禍赫赫灼知無可徼倖一上　諸臣據經守舊雖未

能將順而懷德戴先亦自有之以從龍逢於地下然魍魅於遐荒果何求哉故謂諸臣所見之未化所遭之不偶則可謂忠肝義氣非粹白則有不敢誣也況城破被戮軍北遭殘者勢迫無奈未必計出從元國家恒爲列祀易名以此蹇蹇匪躬之臣視死如歸而反不蒙二字之褒安乎未耶輿情共惻寵錫宜先在諸臣身且不知名於何有而在景行仰止者則宜扶植剛大之氣令肯充塞於宇內也謹與一二同志臣緝綴請南巡議大禮杖死諸臣姓名及特立獨行

苦節終身潛心理學推重儒紳者詳錄其行實併疏

上聞伏乞勅下該部詳加議請庶顯微闡幽而忠孝不至於湮滅醒頑立懦則豪傑因是以益奮矣其所裨於世道人心豈淺淺而已哉

計開

諫南巡十一員

員外陸震浙江人知太和有善政去之日民立祠為武庫主事孝貞皇后喪武宗自宣府奔歸又復欲出震抗疏諫罪且不測幸賴大臣力救不死陞車駕員外郎同黃鞏諫南巡 於庭死而復甦書

與諸子吾筆亂神不亂章　劉先卒

行人孟陽山西人正德間進士平生以名節自砥礪官行人奉命勞軍宣府即與監督中官抗禮總鎮餽遺一無所受又差祭楚韓府常儀一切謝卻時行人三載無不遷科道者陽忤權貴遂久不遷會武宗南巡慨然倡同官抗疏極諫直指權奸悞國欺君之罪下錦衣杖之尋械繫跪午門前五日又杖遂死

主事劉校　何遵　評事林公輔　行人司司副

余廷瓚　行人李紹賢　劉平甫　李翰臣

詹軾　孫磐劉　玨以上諸臣畢命武宗停[illegible]

宗社免憂生民什塗炭者諸臣一死之力其中皆

郎署廷評行人筮仕之官故其生平行實多不可

考然一死足以槩終身安俟他求哉不示激揚何

以勸世

死貶三員

指揮張英聞武宗南巡挾一刃囊土數升持諫疏

當蹕道哭諫不允即拔刀[illegible]血流滿地侍衛人

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爲　汚帝廷灑土淹血

耳殞命獄下夫英一冷落武人耳當躃泣諫刎頸

悟主武弁中有此烈腸眞可與逢比同遊矣舍此

不謚更復誰宜

武選司郎中黃鞏福建人弘治間進士歷車駕職

方郎服除會武宗欲巡或阻鞏行鞏書屋曰石田

茅屋爲生太拙鵷鶉馬華自許何愚衆不能阻竟

壯上補武選正德十四年上將南巡時寧庶人

蓄逆謀蕭敬朱寧張銳在司禮錦衣東廠與庶人

交通江彬又挾致上在左右公卿交疏不聽鞏疏六事言甚切陸震見疏即辭已草曰願同署名遂自分必死彬見疏果大恨必欲殺二臣縛詔獄鉗校於庭五日三訊杖百餘生繫逾月除名鞏體最羸衆咸痛必死乃得甦震竟死當是時海內盛傳其疏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飯或至日中未舉火貸米鄰家恬不介意鞏嘗曰人生仕至公卿大都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亦千載不朽世之人願以彼易此何耶生平沉潛學雖疾病支離手

不釋卷

都給事中石天柱刺血上書諫遊幸恐家人見而阻之巧避居靜室雖妻子不能近貶謫終其身

忤權瑾六員

給事中戴銑徽州人正德初聞劉瑾亂政遂大臣劉謝等遂率六科上疏請斥權閹正國法留保傅托大臣以安社稷瑾大怒捏旨差官校逮繫後落職家居親喪哀毀卒於柩前

錦衣衛鎮撫牟斌正德初逆瑾竊政言官劉茝戴

銳等凡數十人下詔獄斌輕刑緩械曲爲申救任御史者自愬諸僚上奏時置其名彼實他出斌以古人恥不與黨爾乃晦耶瑾令復獄詞去斌疏首權閹字斌不肯謂其僚曰存此則諸君子臣節白他日昔宋鄒道卿以失原奏被害吾儕毋失討奏入瑾大怒又貟知斌庇言官矯旨廷杖垂死瑾誅斌復任鎮撫知府劉祥與內臣相訐下斌治內臣賄張雄令曲祥并賄斌斌不從雄竟陷斌安置武昌感疾卒

戶科給事中劉菃疏權奸專勢異常言各處
地方太監及各省鎮守內臣數千言言皆剴切後
當逆瑾竊柄又首倡讜論當時被朴幾死瑾復檄
郎中罰穀三百石輓輸大同生產殆盡而御史潘
鵬又承瑾意誣菃以貪削籍爲民嘉靖初處起爲
知府按察司副使皆不之官而卒
御史涂禎江西人初知江陰政績顯著適朝覲吏
部奏禎天下治行第一後爲御史差巡長蘆鹽瑾
欲令劄送該年餘鹽銀兩禎弗從瑾深銜之後禎

復命俟於朝門適廷瓘又與抗禮卽捏旨送錦衣二次各杖三十發肅州永遠充軍禎傷重死於杖仍行原籍查禎男淡棖起解補伍

許天錫　冐觸以進盜臣皆以逆瑾死然未考其行事僅能錄其姓氏取忠而不顯大可悲也

死宸濠三員

知府宋以方湖廣人守瑞州時知宸濠有反狀陰繕城塹集民兵以備之濠使至不爲禮所徵索皆不應濠中以他事逮繫南　獄濠又械以方置舟

中以方罵濠不絕口赴水死
兵部出差主事馬應聰
江西布政司參議黃宏諸臣遇宸濠之變被收入
獄獨二臣以不食死
議大禮死杖下者共十七員
編修王思江西人武宗狎虎被傷閱月不視朝無
敢言者思具疏言微倖蠱惑諸不法事忤旨杖闕
下降嶺南驛丞爲庶吉士每試輒先同列獨不然
應酬文曰美其辭以悅人而因以眩是非豈惟吾

才不能亦心所弗慊及授編修時有倖進者慨然
乞別授曰進以禮退以義君子立身自有常法溢
誘利而合休勢而徇如鄙夫何或嫌其立異曰鄙
夫非尚同也哉聞者咋舌去寧藩變作褰裳宵赴
軍門功成亟歸口不言勞後詣闕諫議大禮下獄
廷杖死
編修王思　給事中裴紹中　毛玉　御史胡瓊
張日韜　郎中楊淮　胡璉　員外張燦　申良
主事臧應奎　仵瑜　余楨　安璽　殷承叙

張源司務李可登以上諸臣倣之楊爵等曾向

優劣或與或否在彼雖無不平之嗟而旁觀覺有

不均之嘆若論事實則仗節死官烈業已盡若論

人品則蓋棺以後可無遺恨若憚多八則節孝歲

一歲巡求時時奏請錫坊示旌殊不爲厭而何廟夫

武死之臣且自來庸濁員論者夥矣得諸臣芬芳

可以光史冊啓後賢又何必斤斤過慎而致疑此

甫也人也

貶斥三員

修撰楊愼少年登杉首無書不讀爭大禮始奪俸
旣而下獄謫戍滇南四十載竟客死愼之言曰國
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詔收回首
領猶撼門大哭不已丹心貫日正氣凌霄奈何不
令與忠孝狀齊名乎

考功司郎中薛蕙亳州人高才博學究心性命得
窺底奧旣登進士爲考功司郎中會大禮議起抗
疏直言忤旨詔下錦衣獄尋削籍放歸益研聞學
厲節行與王廷相崔銑書問往來辨析名理終其

身無遯世之悔居家孝友居鄉端潔平生無一言一行不中繩墨眞醇儒也家居時撫按交薦堅臥不起

郎中夏文勝始諫南巡繼諫大禮竟遭削籍文勝在武廟爲儀郎在世廟爲選郎俱非言責使何難悠悠待遷乃始諫南巡下獄繼議大禮遭斥可稱鐵漢矣

死節一員

指揮韓成鄱陽之戰羣賊迫　太祖舟成曰事急

矣請爲紀信誑楚之謀於是衣上衣冠而出謂賊曰諸君力鬭不過爲我耳我死則巳何必殘傷餘人遂赴水死賊稍懈遷延久之救兵至如此臣者臨機出謀從容就義雖在異代猶宜感慨起敬悲歌示酬況其作我祖艱難之業開後裔無疆之化則無忘我祖高厚之勳者亦自不能忘情於成也諡豈可少乎

直諫六員

山西平遥縣縣訓導葉居昇寧海人讀書說禮分

欽平進以星變陳言曰今天有三事最切其三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語皆切直上怒逮繫刑曹問狀瘐死獄中應詔陳言切中當時膏肓灼見後來事機是我朝第一篇奏疏亦我朝第一箇死官誰謂其事遠可忘官卑可忽耶

御史陳祚吳縣人永樂間進士改庶吉士拜河南參議嘗與泉司同官交章言事謫太和山佃戶躬耕月作者十年宣德初祚爲監察御史巡按江西

疏乞御經筵進講真德秀大學衍義或摘其語以動上逮繫至京幷籍其家下詔獄者五年英宗御極察祚忠直詔復舊官幷釋家屬祚以父母蒙塋且未成服乞歸不允明日復上章益痛切上嘉其誠詔許之後陞福建按察司僉事多善政天爲臣盡忠難苦不易其志爲子盡孝懇惻求伸其情豈激昂意氣粉飾形跡者可同日語耶

知府張寧德風人景泰閒進士授禮科給事中輔臣陳玉以其子不得領鄉薦順天考官俱塡僭稱

罪寧疏言寧私其子㫖考官失輔臣體天順中數
數請憲宗即位乞經筵進講大學衍義又薦起王
洗享秉諸大臣不悅皇太后聖誕設齋醮禮官歛
大臣金錢祈福寧謂人臣當和衷敬德仰藉聖考
上綏懿祉釋老不當崇奉辦香非可祈況行之祗
壞風俗傷名教南京給事中王徽等劾𢈔陽罪謫
邊寧又合六科申救以故諸大臣益忌寧適廷薦
寧及岳正可任青黃等侍郎都御史者竟阨寧知
府汀州寧至汀先敎化後刑罰惓惓爲士計人以

才高報權挫寧寧乃抗志求致仕歸家三十年卒

編修楊名初上言陳愚見以裨修省謂喜怒失中
黜陟未當宜奮力自省世宗詰責遂上疏劾汪鋐
郭勛陳道瀛金贊仁邵元節及欲釋議禮得罪諸
臣停各工役上怒命錦衣衛收送鎮撫司嚴刑鞫
訊鎮撫司承望風指榜掠備死而復甦者再貫志
以沒

員外劉魁江西人有詔徙雷壇太液池西費且數
萬魁密會計因上言內帑所積幾何而一役之費

至若干竊恐不繼請毋徙其言關係甚大而忠悃婉曲讀者莫不嗟咨振奮魁取俸金三兩與家人治後事比廷杖入獄創甚咸謂不救錦衣百戶戴金密以藥飲之幸不死時與御史楊爵給事周怡同獄中者七年誦書講學不輟乙巳得旨放爲民未踰旬復遣逮之抵郡始聞郎日返舟復與楊周同獄獄禁加嚴食不入校尉楊棟憐之僅得通食後得赦還家卒與楊周同獄同苦楊周蒙褒而熙獨見遺豈不以科目軒輊耶

南京六部主事劉世隆因南京太廟災以時務之
重大者三事上陳一曰杜謟諛以正風俗二曰廣
容納以開言路三曰愼舉動以存大體言極剴切
世宗怒逮繫鞫問落職居家卒

忤權八員

按察使楊瑄江西人景泰間進士天順初爲御史入
印馬坊內民屢訴曹石二凶奪民田若干頃瑄疏
劾二人怙寵擅權上喜瑄敢言稱職令[illegible]小記瑄
名且大用詳亭二凶日益張瑄與十三道御史言

班劾有洩語二凶者二凶譖諸御史暨彈章入上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誦彈章詰瑄瑄與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甚悉下諸御史詔獄遍瑄誣引大臣刑甚慘酷卒無一語他及理刑者又致瑄坐死會城大風雹得從末減竟戍遼東鐵嶺道遇赦還或謂瑄宜詣二凶謝庶免後禍瑄不可復謫戍廣西南丹二凶相繼誅釋歸因憲宗即位言官論奏復瑄官尋陞浙江按察司副使修築海塘大有功於民

兵部主事李文祥湖廣人有才名與萬安孫宏璧同年進士安欲引文祥附巳并延宏璧於家屬題畫鳩文祥即奮筆作詩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巳恩安銜之會詔求直言文祥慷慨上疏請一權立法進賢黜奸廣言納諫語過切直中官矯詔召詣左順門詰責中興再造語為不祥文祥從容辯對而出安竟票旨除文祥咸寧縣縣丞未幾王恕薦起兵部主事僅十餘日有中書舍人言時政忤者并逮文祥下獄尋謫興隆衛經歷文祥

雖遭貶無幾微不平之氣或憐其貧遺之謝不受有以交道接禮諷者曰吾斯之未信也既而進表中途河冰陷遂死

給事薛宗鎧廣東人登嘉靖間進士令建陽劇繁裁費修學建橋置田贍士尋召爲給事論太宰汪宏險佞伺間用微言激聖怒遂下獄杖八十賦詩失志五日而死

南京御史馮恩華亭人初星變勅臺諫官各條得失恩遂上言時政之得失以更張不若舉臣工之

邪正以進退因極數汪鋐罪惡世宗怒命官校收繫來京下錦衣衛鞫問汪鋐遂上疏誣恩不法事恩復於道上疏辯不報既而逮至京下詔獄搒掠無完膚毋訊輙朴至死錦衣指揮陸松每下藥餌獲蘇焉後以爰書奏發刑部論罪尚書王畤中復銜恩意附斬律長繫待讞癸巳秋汪鋐欲甘心恩時會官錄囚闕下刑部械恩至鋐張目視之恩向闕跪伏鋐叱兵馬拽恩東跪恩挺身不屈鋐攘臂曰若謂死爲厲鬼殺我我且先殺若若自上帝殺

我戢懲曰我就磔死亦臣子受命而然爾安得殺
我鉞大怒而已上廉其狀是歲免刑久之其母吳
氏擊登聞鼓訟寃子行可上言請以身代皆不報
甲午冬行可復至長安街刺背血書自縛闕下通
政使陳經見而哀之乃爲引奏上爲之動容下刑
部覆鞫得從末減編戍雷州
南京御史王宗懋上言劾嚴嵩八大罪且曰　臣非
不知嵩之頤指氣使臣無死所父母失養妻子孤
苦存亡於天下臣民遭嵩之害也然時事至此舉

天下已為戎馬之場臣將舉家焚燎自經林木殆有甚於失養孤苦者此將若用臣言斥嵩臣之父母妻子將享治安之福有愈於臣之生存矣謫為平陽縣縣丞家居卒

刑部郎中徐學詩世宗以虜患諭羣臣令人各盡言學詩因上言外攘之備在急修內治內治之要貴先正本源今大學士嚴嵩位極人臣職司政本陰險莫測貪黷無厭內馮勳貴之交結外爲羣小之趨承苞苴盈門舟車載道指摘甚力世宗謂其

乘間報復逮鎮撫司考訊

御史葉經先劾嚴嵩後進山東鄉試錄有諷上語

嵩指出卽逮繫杖斃闕廷雖死以試錄而所以死

者則以劾嵩之故所遭亦若楊允繩當同類而共

褒之也

光祿寺少卿馬從謙溧陽人嘉靖間進士任光祿

寺少卿因太監杜泰侵盜寺錢糧直疏攻劾言極

剴切被中傷廷杖八十卒士論冤惜萬曆十八年

贈太常寺少卿

德業六二員

參政陶安當塗人少敏悟有大志博涉經史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城迎　太祖曰今豪傑爭雄志存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人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上曰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對曰金陵古帝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據其形勝出臨四方何向不克上曰善知黃州寬賦省徭招諫流亡壯庶悅服移知饒州時方征伐用急諭民樂輸軍

與不乏之信州賊攻城當千戶宋炳率吏民分城拒守選勇卒爲游兵晝夜巡捍又登城諭賊曰爾皆吾民反爲賊用毋失計乎衆曰使皆如太守豈有今日城得緩攻不破會援兵至賊大敗遁去諸將怒請盡屠諸從賊者安國民爲賊脅非本心奈何殺之不許置翰林院召爲學士知制誥修國史時召四方宿儒集議禮制安總裁修律爲議律官上與儒臣論學術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嘗問安對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

御史中丞章溢龍泉人蘄黃妖寇田龍泉執從子存仁溢憐存仁幼願代賊開名大喜問訃溢正色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顧爲此滅族事賊怒并執溢溢乘間脫歸集里兵刼擊賊　太祖徵至建業問曰四海紛紛何時定乎溢對曰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守處州後僉事湖廣議分兵屯田於制中原胡兵入閩處州幾變陞溢浙東鎮守處州比至諸山寨已叛宣布詔旨宣民感悅誅首叛者餘悉解散歸田建寇合攻慶元龍泉永守禦刼賊茗陽賊

寇陷邑遁平陽瑞安令于存道合平瑞兵擒賊千戶任惟淵走斬淵以徇浙西諸郡平分兵征閩次存道守處州上諭羣臣曰溢雖儒臣父子宜力一方寇盜太平功不在諸將後洪武元年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賛善大夫務存大體不屑細故嘗曰憲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廉恥使避而不犯豈直持搏擊爲哉祀典失儀上怒議禮者溢曰風雨運朝無足爲怪卽禮官失儀　皇上誠敬自足昭格願賜寬宥事遂已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

李將軍成閩議發道兵從海道北征溢曰鄉兵本農人始令征閩討事平歸農復調征奕信不可上不應溢又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者宜籍為軍使北征自贖一舉而恩威著矣上曰孰謂儒者迂先生強為朕一行溢喪母哀毀疾作二年卒

清節三員

布衣陳遇金陵人天資沉粹篤學博覽隱居恬淡守約自名靜誠人稱為靜誠先生每日焚香拜天

孫稚見罷遂以母老乞終養力供甘旨短衣敝屣

不辦一敝襪身治畦三蓄頭給薪水出則自執小

洎盡妻子服食粗糲二女適字嫁資涼薄人甚不

堪烈泰然自足且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

念身心隨得隨錄嘗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

苴耳正德中吏部奏改爲晉江學教諭荅其祿疏

辭不拜既援侍郎潘禮例奏給月米上加茂烈清

苦令有司月給米三石資孝養又辭母卒號哭寢

地卒

知府劉實安福人宣德進士改庶吉士未嘗投足
權門自陳才薄親老乞改教竟爲金華同知在金
華三年不以妻子隨廉操直節卓有聲稱金華旱
賊遁蝗積催科急民或鬻子女實買得之又贖還
其子女郡有顏孝子宗忠簡呂東萊祠墓實爲修
葺鄭義門合爨久不能給又買爲出力給傳山西
實爲疏乞免後擢順天府治中召修元史陞南雄
知府南雄當嶺南孔道商稅巨萬知南雄者輙盈
橐實至存稅十一繕郡學補張九齡松不肯私一

願早生俾聖救拔創殘我　太祖定金陵侍御秦
光之薦遇可備顧問即日召見與語大悅每稱先
生三幸其第與官輒辭不就問保國安民大計以
不嗜殺人薄斂任賢為對再除翰林學士固辭嘗
奉密命至浙江還奏稱旨賜金除禮部侍郎又固
辭會疾醫療頻至病愈入謝上望見連呼君子君
子除禮部尚書又固辭自是不煩以務每從容燕
見坐侍食談說經史古今成敗孝弟仁慈事溫良
謹恪同有過被上譴者力為解上喜其誠篤每聽

遇言嘗曰卿老矣有子弟可帶刀衛朕遇頓首伏
地辭年七十二卒
御史陳烈福建人弘治進士年十八慨然嘆曰喜
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日省豈非學
之法歟作克己錄自登進士時奉使廣東師事陳
憲章作靜思錄爲吉安推官持大體開至誠通以
民秉之懿爭者媿服考績歸至淮上饑且凍幾死
爲監察御史袍服朴素時扎馬身若非官有尚書
子受賂崔忠端以道士起家根植自固烈劾尚書

錢耒數月中貴使嶺外至南雄意得重賄不如願
遂加苛辱去至部部人盛言中貴橫索賄辱太守
事中貴懼急傳馬馳奏抗使毀勑大不敬詔逮實
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蒙恩任官三十年不以
妻子自隨餐粗衣敝欲為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勞
費是以得罪中使上不信更窮治不數日竟卒獄
中
理學四員
正宗章杜彥良太祖從容諮以治道對曰道在

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差賞罰差
則太平未有期也是以君人者將忿慾是去上曰
卿所者師也江南大儒惟卿一人
給事中賀欽定海人先戍廣寧後屯爲遼西人少
頴敏沉源好學偶得近思錄朝夕玩讀得其旨要
遂厭俗學成化舉進士爲戸科給事中見陳獻章
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寳藏猶埋世即我用而我奚
以爲用即日上疏解官去就弟子禮事獻章既別
肖其像懸室中事之甚謹孝宗初薦授陜西叅議

撫治商洛以毋病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眞
儒以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補治道三曰遵祖訓
以處內官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正德時遇瓊括
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故遂先發聚衆
縱火刼財大擾然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黃明欽
往諭再三衆定城中不傷一人使人興於行義如
此更好易義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卒鄉人祠之
郎中莊昶江浦人成化間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
與羅倫陳憲章敎婡幾與編修章懋黃仲昭上培

養君燕疏謫桂林判官言官救改南京行人司副

久之以家艱去不復起居定山垂三十年孝廟時

召至京赴部入謁三揖不跪太宰耿裕優禮之令

四司送出部門徐溥欲伏和翰林為丘濬所持復

除行人司副

學正曹端河南人篤尚理學教人以躬行實踐座

下足著兩甎靜專之功居多事父母養志愉色及

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苫枕塊始終不易卧甚廬墓

六年不用浮屍巫覡葬嚴止書請毀淫祠年荒勸

賑存活甚衆父信佛端作夜行燭一書辯析甚精父因以攺爲霍州學正十餘年士子皆服從其敎循循雅飭後調潞州學正霍庠弟子上章願留之得允竟終于霍一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其德之能感人如此者稱月川先生

仰遵明旨敕舉論定遺賢懇乞勅議補謚以伸公道以光盛典疏

黃吉士 掌河南道 公疏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

竊惟易名重典國是攸關即先王之所謂名教也君前臣名不廢於大臣而生則名之死而易之綦厚矣表德準行獨寓於一字而生則行之死而影之綦嚴矣然有定於昔而垂信於今者亦有闕於前而待補於後者蓋議禮考文之事各有攸司而貽恩清議之權遞相為用一時之毀譽易淆而萬世之是非難枉

也一人之意見或偏而衆人之耳目難掩也錫予不
愼何以勵將來搜羅不詳何以彰旣往則不厭詳愼
之旨業已持國是之權衡矣伏讀明旨又云日久論
定義當表揚者都着分行訪單從公會議大哉王言
豈非立萬世之人極伸百年之公道而獨備一代之
盛典乎哉除諭冊已經開載見在諮訪者省臺自有
公議閣部必有定評無庸復贅其在五年之前冊所
未載正明旨所謂日久論定義當表揚者也科臣胡
忻劉道隆曾六德等亦且先後具疏各舉所知臣等

雖皆識褊淺聞見寡陋紬衣之好何忍自後於諸臣謹矢諸天日徵之文獻得三十有一人焉理學如曹端賀欽王時槐勳望如張佳胤劉應節王用賓楊行中魏時亮王世貞節義如余懋學吳中行傅應禎周怡陸粲浦鋐劉魁孟陽清介如軒輗王之誥段民朱鴻謨皆共表表足述者也夫以四海之遠二百餘年之久僅僅得此三十一人不敢謂無遺賢而非確然有據粹然無疵者瀰等亦何敢狥情濫舉隨聲附和總以眞聞眞見合於公是公非仰遵 皇上不厭詳

慎之旨以求無負於重典而已伏乞勅下禮部併加
查議特賜補謚裨益于世風名教豈渺小哉
計開
理學三員
原任山西霍州學正曹端河南澠池人淳龐朴茂
篤尚理學教人務躬行事父母曲盡孝養國初草
昧正學荒蕪端明道淑人毅然以斯文爲巳任在
霍庠廿餘年士子服習其教後調蒲州諸生上章
懇留之竟卒於霍所著有太極圖西銘解儒家統

宗等書行於世正德中尚書彭澤稱其爲本朝理
學之冠又舉從祀孔子廟庭未果薛文清公亦稱
其理明心定由關洛以遡濂溪誠一代之眞儒不
可以官品限之也
原任戶科給事中賀欽遼東廣寧人成化二年進
士少穎敏好學得近思錄朝夕玩讀得其指要遂
厭俗學見陳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埋
世間用我奚以爲用即日上疏解官從之游初薦
起陝西參議以老病懇辭且陳四事曰講聖學薦

賢才虚凡官與禮樂言甚剴切詳見吾學編
原任光祿寺卿王時槐江西安福人嘉靖丁未進
士恬養靜修實心篤行吉州理學賴爲主盟掛冠
二十二年後以薦起南太常力辭不出恂恂躬行
至晩益篤學者稱爲塘南先生
勳望六員
原任兵部尚書張佳胤四川銅梁人嘉靖庚戌進
士初任滑令計縛巨盜有能聲擢戸部權金閶廣
以廉著歷陞應天巡撫定安慶兵變撫宣府裁止

虜互市所省緡錢以萬計修邊墻萬六千九百四
十丈功倍而費省入爲兵部侍郎會浙省兵變擢
兼僉都御史出鎮浙復有民變甫下車而一舉兩
平之浙賴以全總督薊遼建昻二奴數犯邊出奇
討定無遺策斬獲酋級以千計捷聞告廟獻俘稱
賀加太子少保錄廕世襲蓋其才兼文武晝中機
宜永固邊防數定大變眞所謂社稷勞臣而邦家
柱石也
原任刑部尚書劉應節山東濰縣人嘉靖丁未進

士爲戸部郎庚戌之變虜入古北直犯京師詔發軍餉衆莫敢往毅然請行七論壯之守懷慶順德稱治第一賜清明宴備兵井陘鎮撫薊遼繕堡選將戒備修守效有勞勣褒予陞廕殆無虚歳後以刑部尚書致仕清約持正一意營職亦所謂勤勞王家始終不二心之臣也

原任南京吏部尚書王用賓陝西咸寧人正德辛巳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歴陞吏部侍郎攝尚書事以廷鞫楊繼盛請寛貸忤相嵩又以李默趙文

華相搆訐會官議罪獨持公論嵩後銜之遷官南

京上念其啓沃效勞御筆加兼翰林院學士南京

無兼官者兼之自用賓始蓋異數也後加太子太

保乞休致仕家居十三年鄉人推重屢致賓筵蓋

其大節表表在人耳目不容泯沒者也

原任南京吏部尚書楊行中直隸通州人嘉靖癸

未進士初令山陰士民愛戴擢御史按遼東輯寧

兵變世宗駕狩承天抗疏請留有旨廷杖會風雷

大變得免武定侯郭勛貴寵驕恣撻其僕於市爲

之歛手鄭王直諫觸上怒命行中按其不執狀力爲昭雪卒從寬宥相嵩專擅舉朝趨媚行中獨不隨流嵩深銜之遷官南京後以地震考察李本擬吏部尋承嵩風旨勒令致仕年八十四卒慶蒙存問蓋其忠貞天植始終不渝氣節凜其險夷無二燕居不廢詩書私第僅蔽風雨德既與齒爵而兼隆諡宜與祭葬而並錫者也

原任南京刑部尚書魏時亮江西南昌人嘉靖巳未進士初爲給事中使朝鮮却餽劾中官王本不

法士論壯之得罪新鄭罷歸讀書堯峯山中潛心
理學後以薦起歷官南司寇始終一節稱完人云
原任南京刑部尚書王世貞直隸太倉人嘉靖丁
未進士爲刑曹郎周旋楊忠愍忤分宜義聲籍甚
荆州地震復引李固京房占臣道太盛坤維不寧
爲奏江陵銜之卒以浮言嗾之去任吏事歷著能
聲備兵青州撫鎮鄖楚俱有偉績至其文章號爲
大宗著述弘富昭代所不多得者亦足以當三不
朽之一矣

節義八員

原任南京戶部侍郎余懋學直隸婺源人隆慶戊辰進士任南京戶科疏陳戒紛更五事忤江陵削籍後起原官晉南尚寶卿復陳十蠹時論韙之任通政朴臨洮報警使者忤時貴遷南部侍郎忌者孽其老遂致仕歸始終大節卓然可覩矣

原任翰林院侍讀學士吳中行直隸宜興人隆慶辛未進士任編修江陵矯制奪情首疏論斥廷杖爲民後復原官旋晉宮坊經筵進講直指大臣向

訑不能匡拂邊臣行賄掩敗有功詞色侃侃復疏
陳君權臣義忤執政四疏乞歸再起不出光明磊
落出處皎然蓋眞所謂百折不回一節無二者也
且諫言受杖與趙用賢同事而義不易方位不滿
德鄒元標爲之傳尤致惋惜云

原任大理寺寺丞傅應禎江西安福人隆慶辛未
進士任御史江陵柄國政尚操切應禎因地震條
上三事引王安石三不足之說江陵怒擬旨杖戍
後起家晉南大理丞亦不數年卒士大夫以未竟其

用爲恨南京禮部尚書姜寶疏名上請得贈大理寺少卿

原任南京太常寺少卿周怡直隸太平人嘉靖十七年進士任吏科給事中疏論內外大臣不和歸於人主和德忤旨廷杖下獄折其右足瀕死乃甦與楊爵劉魁講易不輟既釋復逮困苦備嘗先後在獄七年而天性純孝赦歸三日而母亡人咸謂忠孝之感云穆廟改元起用歷任南司業太常少卿未竟其用而卒

原任工科給事中陸粲直隸長洲人嘉靖丙戌進
士選庶吉士七試第一以忤當路不得留館職抗
疏論廠衛積威之弊忤旨下獄比釋復疏論張孚
敬桂萼上爲罷二相後復召孚敬竟謫粲驛丞稍
遷縣令不竟其用卒穆廟初贈太常寺少卿
原任御史蒲鋐山東蓬萊人嘉靖二十一年出按
陝西因御史楊爵抗疏械繫下獄主事周天佐奉
詔陳言爲爵訟寃忤旨下獄搒掠三日而死鋐復
上疏申救被逮下獄搒掠六日而死爵幸不死今

已得諡大佐亦且列名議䘏而鋐同一直諫同一
死忠所宜一併易名以慰幽魂者也
原任工部員外劉魁以鄉科歷官屢擢工部員外
世廟欲從雷壇於禁中魁疏請寬民力上怒杖而
繫之獄與楊爵周怡日夕講學忘其身在囹圄也
繫五年釋而復逮又二年大內火災上從火光有
聲鳴三臣寃立赦之魁以布蔬終其身泊如也
原任行人司行人孟陽山西澤州人正德九年進
士武宗南巡抗疏極諫直指權姦江彬欺君誤國

遂下詔獄罰跪午門前五日復廷杖四十竟斃杖下斯亦可謂殺身成仁者矣世宗登極贈監察御史廕一子入監恩䘏已備謚不宜靳也

清介四員

原任刑部尚書軒輗河南夏邑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天性廉介督漕淮上嚴冬忽墮水援出有司急進衣却去除待舊衣乾為御史獨持苦節嚴明不苟人畏服之陞浙江按察使俸資之外一毫不染四時一布袍約諸僚三日出俸易肉一斤留故

蔬飯惟一肉或至殺雞皆以為異忽聞親喪即日行儕屬不及知也歷陞刑部尚書乞致仕上召至文華殿問曰昔浙江廉使歸家僅三竹籠是汝乎甦叩首上念其老賜金幣給驛歸此其清節一生足風百世矣

原任刑部尚書王之誥湖廣石首人嘉靖丁未進士忠孝清白出自天性自筮仕以至宦成皭然不滓家如寒素江陵柄國與之誥舊為姻婭每規切之遂相左乞歸迨江陵奪情再出特勸以召還建

言諸臣收拾人心卒不能用以至於敗奉母純孝
年逾五旬孺慕若嬰兒鄉里爲之感化至其杜門
却掃不入公府官司罕識其面又其守身之餘事
也
原任刑部侍郎段民直隸武進人永樂二年進士
與修永樂大典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奉命討山東
妖賊唐賽兒平之駕征北虜勑民轉餉途中忽降
勑令民考覈所過郡縣吏又召主考會試歷侍郎
特賜勑民廉介端謹令考察在京百司盖以清謹

受知於上屢膺異數如此卒於官貧不能喪吳文恪奏經理始克歛成化間葉文莊請褒卹未果吾學編稱其清節與魯穆楊繼宗今傳今魯楊二人俱已議謚民不宜獨遺也

原任刑部侍郎朱鴻謨山東青州人隆慶辛未進士實行慥慥清操皎皎步趨濂洛尺寸罔違初為南臺江陵不奔父喪廷杖建言諸臣抗疏申救落職後起家歷任刑部侍郎勁節懿德始終一致蓋其為人清而肅公而正海忠介之後不多見也

請貞亮賢乞賜崇褒以表名世大臣疏

彭惟成 刑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

頃者議補大僚舉行枚卜猶幸有吏部署部事左侍郎楊時喬攝行統均有禮部署部事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楊道賓代掌宗秩此二大臣勁節偉猷久受知於帝座高蹤弘抱夙推重於士林天不憖遺旬日之間相繼淪逝無論知與不知莫不痛惜舉朝臣工惟以贈諡塋廕咸望 聖恩比諸舊例特加優厚茲據臣所聞一二梗槩敢爲 聖明誦述以見朝

有眞儒敢乞特恩優卹以見禮重賢臣以楊時喬言之天性淡泊久處畎畝歷官強半家居至少宰方從事於宦途不携家獨棲銓署自持節操錄勤勞五載黃虀淡飯縕袍布衾淸苦甚於寒畯當權奸紊政力持京察不爲所撓言路沮抑費盡苦心從開行取修舉十年曠典繼有行取疏塞之法諸所爲保全善類汲引正人簡汰頑鈍種種可書其勞於求賢如此生平喜著述有周易諸經全文大學三書古今字韻全書病篤猶不釋卷頭知考終急督完錄僅四冊未終

而卒此葢所養齊一出於正其敏於務學如此而所居瀟然僅無寸絲甚且無以爲殮皆出四司所賻由其平日推赤心置人腹中懷思愛慕徧滿賢豪豈偶然哉昔裴晉公臨終告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未成軟碧池繡魚尾未長蘘書未終篇爲可恨耳以時喬發軔郎署晉貳天官諸子食貧家徒四壁台少清廉寡欲並無莊址之慮即字韻全書亦以煙蘽非如漢書未終篇誠擬之晉公何如人也以楊道賔言之天性端嶷表裏洞朗嘗爲春宮講官

侍從與賢者同列爲權奸所忌遂從中斁尋欲中以奇禍於卞事舉向有二晉江兩晉江之謗其歷官多艱如此及掌禮部毅然無當具題諡議刻成訪册惓惓於闡幽發微有志未就殊爲可惜如陪京災沴一疏敷陳大政切中時宜此盖所蘊卓然不淪於俗其一腔爲國如此而所履悠然恬不介意靜觀玄覽飭巾侍時至於屬纊之具無一切取諸夙構由其平日等富貴眞如浮雲英雄墳達壽甫望六豈偶然哉昔何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

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爲子嫁娶敕家事斷之
云當如我已死以道賓掄魁鼎甲致位春卿與人平
等無貴富態此眞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乃其修短
達化種種皆豫是又能齊死生者試擬之子乎何如
人也嗟嗟晚近士風幾於不振退身知足志伯陽之
炯戒陳力就列秉周任之格言所謂大臣者有如二
賢廉頑立懦可以師世與稽　皇明通用謚法文之
釋義曰經緯天地曰修德來遠曰勤學好問曰道德
博聞曰慈惠愛民曰敏而好學曰愍民惠禮曰剛柔

相濟曰忠信接禮曰修治斑制曰施而中禮凡此諡
文之義非專爲翰林設遍求過爲限制失其義矣諡
矣國朝不由翰林例得諡文者不下數十人如刑部
侍郎馬京諡文簡吏部侍郎葉盛諡文莊南京工部
侍郎黃孔昭諡文毅南京工部侍郎何去春諡文簡
此各部侍郎之例也若南京太常寺卿贈禮部侍郎
穆孔暉以講讀勤勞諡文簡國子監祭酒魯鐸故事
四品文臣例無祭葬贈諡　世宗肅皇帝以鐸清節
著聞特諡文恪此講讀與清節之例也今遂心學

秉公衡鑑如楊時喬豈無當於諡文之實義乎今執
節淳固達觀性命如楊道賓可復拘以館閣之常品
乎臣於時喬雖同鄉而自六年考蒲前歲行取公見
外並未另一通刺接譚臣於道賓不相習僅以班行
內曾識其面深惟此二大臣其介特同其盡瘁同是
關于我國家靈秀所鍾而由于我 皇上作養所成
非臣膚學单詞能罄揄揚且擬諡自有攸掌臣刑垣
何以喋喋第以時喬之應諡必矣而當表其勤學之
文道賓之諡文必矣而併想其講讀之功書曰人無

於冰監當於民監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向來權
奸遁引驕吝相仍是願今日幸由舊章伏乞　皇上
天高地厚念二臣遺簪敝履之舊勳上俟俯高希驥
之心勅下吏禮二部詳查二臣行實並賜優卹嘉與
令謚則風之所動者遠而德之所垂者深矣臣不勝
悚息待命之至

國朝才賢特盛鄉邦後先足稱從祀易名敢再

補續疏

彭惟成 刑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七年五月

洪惟國朝統正百王道隆列聖天啓文明之祚藹藹鳳麟士爲思皇之英彬彬俊乂則夫從祀易名大典惟當肖其品而何可限以數乎惟當覈其實而何可參以私乎我穆廟允言官所請以薛文清從祀我皇上嘉意斯文以胡居仁陳獻章王文成並祀近併議補胡陳易名雖然本朝堪從祀者微獨此四儒也

臣以前代較之而愈見本朝甄從祀者微獨此四儒也如鄭玄與林放蘧瑗盧植輩改祀於鄉然而鄭玄之懿行經學則仍宜祀如顏何與公伯寮秦冉荀況輩既祀復罷然而顏何子淵之族則仍宜祀又擬補祀者唐一人孔穎達宋十七人范仲淹魏了翁李侗羅從彥何基王栢金履祥黃幹輔廣蘇軾孫復文天祥岳飛游酢呂大臨謝良佐胡宏内如李侗羅從彥近日福建提學僉事熊尚文復有疏請餘可類推乃如武穆名將不應文祀然其恢復精忠兼通左氏何

遂眞儒信國善養浩然解脫生死成仁取義毫無媿
負嘉靖元年四川𠫵政許讚業已疏奏文岳皆可從
祀馬融楊雄皆可斥奪正以重綱常倫理之實而輕
言語文字之習此曩時確論不可易也國朝擬補祀
者十二人曹端蔡清陳眞晟羅倫章懋黃仲昭吳與
弼鄒守益王艮羅欽順羅洪先呂柟自兵部尚書彭
澤兵部侍郎李禎先後疏薦曹端而諸臣往往疏薦
羣賢此亦曩時確論不可易也至于議謚之典萬曆
三十一年欽奉　聖旨三十五年又欽奉　聖旨先

後公論有歸然道旁築舍盡由向歲沈一貫忌沮敖文禎近歲朱賡忌沮溫純曾同亨又李廷機忌沮唐文獻炳炳仁賢沒有餘光非以謚重實以重謚似此情狀臣斷謂廷機一日不去則謚典一日不舉娟嫉正人傾摧忠直殘毒深矣乃於地下之骨猶復不能忘情此可不爲之拊膺流涕而亟返其相沿之轍以示不朽之鵠耶臣等據謚冊中如伍文定吳悌魯穆楊繼宗鄒智楊源陳有年輿論素定不煩再議其餘冊中諸賢俱經九卿翰林科道評確及各處撫按

報而先後諸臣輔牘以彰公是者則有科臣胡沂疏節義如周天佐浦鋐楊允繩沈鍊周怡鄒智楊源劉臺品格如魏學曾陳有年溫純曾同亨魏允貞王用賔王之誥劉宗儒趙用賢朱鴻謨劉應節張養蒙張元忭勳樹如伍文定毛伯溫則有臺臣史學遷疏諫南巡死杖下一十一員如陸震黃鞏劉校何遵林公輔余廷瓚李紹賢劉平甫李翰臣詹軾劉珏死贬三員張英聞黃鞏石天柱忤權璫六員戴銑牟斌劉菃涂禎許天錫周鑰死宸濠二員如宋以方馬思聰黃

宏諫　大禮死杖下一十七員如王思王相裴紹中毛玉胡瓊張曰韜楊淮胡璉張燦申良臧應奎許瑜俞禎安璽殷承敘張源李可登汲斥三員如楊慎薛惠夏文勝死節一員如韓成直諫六員如葉居升陳祚張寧楊名劉魁劉世隆忤權八員楊瑄李文祥薛宗鎧馮恩王宗懋徐學詩葉經光馬從謙德業二員如陶安章溢清節三員如陳遇陳茂烈劉實理學四員如杜彥良賀欽莊昶曹端則有臺臣黃吉士疏二十一員理學如曹端賀欽王肸楊勳望如張佳胤劉

應節王用賓楊行中魏時亮王世貞節義如余懋學吳中行傅應禎周怡陸粲浦鋐劉魁孟陽清介如靳覲王之誥段民朱鴻謨則又有科臣曾六德疏彭韶之宜改則又有浙廣撫臣張問達疏耿定向之德業則又有臺臣左宗郢疏羅汝芳之理學則又有科臣胡忻臺臣蘇惟霖又臣前疏楊時喬楊道賓之清貞外如省直各有所舉書册班班可考更僕未易數矣臣據謚册未載一時章奏不備第自臣一郡考之所爲謚法而軼服者得十八焉緣臣郡自洪武辛亥開

科至萬曆丁未凡七十六科登第有九百人已蒙
予謚二十一人至齋遴矣今考後先應謚者十人披
沙見金未爲多也請陳其槩大學士解縉西室高言
何羨治安於漢世仁孝一語遂定儲策於當年時稱
仙才著作充棟自擬瓊玉德器不盈都御史羅通守
居庸關生擒那吉帖木遂懷來虜復保雕鶚龍門將
畧兵機聹勞定國急流勇退明哲保身麗江知府劉
子輔效死守城力持數月而食盡捐身抗賊連合一
家而舍生同事知州蒙謚忠節贈官叅政未盡襃揚

巡按福建御史伍驥任巡方而單騎諭賊招降千七百人征渠魁而率兵搗巢擒斬八百餘級行間隕命敕祠褒忠子復象賢世同廟食贈奉議大夫夔州通判王禎奮勇以繩祖烈罵賊而被刃斷其喉與襯能報奸雉顯靈而遣馬齧其頭追封錄子既蒙郵恩闡幽發微當亦定論河南道御史贈太常寺少卿曾翀劾奸臣江鉉擁宝主之美而附宰執之權同給諫薛文宗鎧駢首于爰書而就斃於廷杖穆廟䘏足慰忠魂今特易名尤徵懿德行人君昌行人羅如墉當

北虜入寇閹振誤君百官處無憂辱之誼尹昌直前如墉偕往二臣赫有死難之忠翠栢蒼松嚴霜勁節赤城紫塞皦月歸魂湖廣叅政陳嘉謨由吏兵二垣以外補世淬淡而道腴深召用頻而肥遯裕窮理盡性獨窺聖眞美月吟風夐出凡品福建按察使胡直晰理淵玄繭絲牛毛之學操行精潔泰山北斗之宗衡齊八篇和而且平求仁諸録親而更切嗟嗟瞻言先達灑珠淚而盈懷寤寐芳規感凋零而疾首此臣所以肅箴簡而揚勵明 丹陛而敷陳也抑 臣 猶有請

焉乎時危言潔行方優游于雍熙蹈難抗節死忠遂
激烈於鼎鑊屬旣殲而心不動嗣奄滅而守不移最
吾學編所錄諸賢今日 聖明在宥似宜兼收並采
惟以勵世維風更有清節崇勲而姓名尚淹于儔伍
未能及時褒進而英雄幾至于銷磨遂闃聲以相慕
目承捷而不見術谷勤心闡發徧使潛德光昭如入
寶山鑿採其含輝之玉如聆廣樂欲竊其均天之餘
斯本朝盛事而萬代大觀矣豈異人任哉 臣 願于旦
暮快覩之也